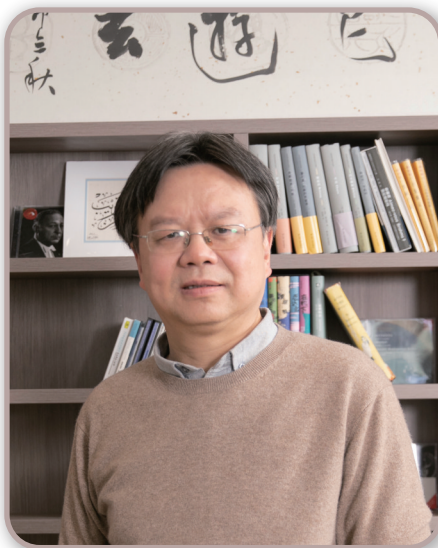


第30个世界读书日
特别策划



对话嘉宾

刘莘 四川大学哲学与教育学教授



荐书 《民主与教育》

[美]约翰·杜威 著

“读这本书，能够带领我们直抵教育的底层逻辑，让我们理解教育的本质。”

王子涵 四川天府新区教育科学研究院高中历史教研员



荐书 《世界作为参考答案》

刘擎/严飞 著

以‘哲学对谈’的形式拆解问题，用“瓦尔登湖”式的宁静化解焦虑，在‘重塑自我’与‘拥抱世界’的呼吁中给人启示。

池晓 好奇学习社区和钥匙玩校创办人



荐书 《地震三书》

李西闽 著

“文明是教育跟灾难的竞赛，我们不仅要谈教育，也要思考面对灾难，我们可以做些什么？”

AI时代 为什么更需要阅读？

■ 本报记者 胥茜 葛仁鑫 文/图

在数字化浪潮席卷全球、人工智能技术飞速发展的今天，信息的获取与处理方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，从智能语音助手的即时问答，到大数据算法精准推送，信息洪流深刻影响着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。在这个AI几乎可以“秒答一切”的时代，我们还需要阅读吗？

在第30个世界读书日来临之际，四川省教育融媒体中心《对话》栏目、《教育导报》联合推出第30个世界读书日特别策划，邀请到四川大学哲学与教育学教授刘莘、四川天府新区教育科学研究院高中历史教研员王子涵、好奇学习社区和钥匙玩校创办人池晓，共话AI时代下的阅读和教育。对话中，关于AI时代是否需要阅读，3位读书人、教书人都给出了肯定的答案，并从自身的阅读经历和教育经验出发，深入阐释了“AI时代，为什么我们更需要阅读”。



扫码观看
相关对话视频

1 如何与阅读结缘？

每一次与书本的相遇，都是一次心灵的触动，都可能开启一扇通往新世界的大门。每一位读者，都有一个和书结缘的故事。刘莘、王子涵、池晓的阅读故事就各有特色。

刘莘出生在上世纪60年代，小时候并没有太多书籍可以阅读，他中学阶段看的书很杂，并没有接受过系统的阅读训练，上大学也是以理工科为主，一开始并没有形成深度阅读的习惯。

“我的阅读启蒙老师是一位大我一两岁的火车司机。”刘莘回忆说，正是这位爱读书的火车司机，在大学时经常跟他讲卢梭、尼采等哲学家的书。对于这位

朋友推荐的书，刘莘当时完全听不懂，为了搞清楚对方是否在糊弄自己，他开始硬着头皮去读这些书，“读书有时就像谈恋爱，越是读不懂越是拼命去理解，这才一步步走进了书中的世界。”刘莘说。

池晓的阅读故事始于一个“美丽的误会”。在他小学即将升入四年级时，新换的班主任老师布置了一篇作文，池晓为了放学后少写一点作业，就把自己最得意的一篇作文交了上去，“我把攒了一个月的好词好句都用在了那篇作文里。”这篇作文获得了老师的高度评价。老师鼓励他：“你既然这么会写作，就应该多读读好书、读读世界名著。”

2 AI时代，我们面临哪些考验？

在当今时代，人工智能的浪潮汹涌澎湃，随着其不断进化和普及，会给个体带来哪些深刻影响？在与3位嘉宾的对话中，“主体性”“同理心”“判断力”等词汇被频繁提及。

“要回答AI时代为什么更需要阅读这个问题，首先要想清楚，AI时代对人的考验有哪些？”池晓解释，面对AI能够提供的纷繁多样的选择和信息，个体的内在驱动力显得更为迫切。如今，我们问一个问题，AI能够给出一堆回答，但回答的质量取决于提问的能力。在这些选择和

信息前，如何提出高质量的问题、做出正确的判断，是AI时代人类面临的考验，“AI时代对人提出的要求，一直都是人类文明发展史上始终要面对的问题，只是在这个时代，它们变得更加显著。”

随着科技的发展，人与人之间产生连接的方式也在发生着深刻变化，池晓谈到，在这样的背景下，同理心、感受力变得尤为重要。

“刷短视频、朋友圈，这些都是大家的日常。”王子涵谈到，在大家习惯被各类信息“投喂”以后，很容易被信息茧房所束

3 阅读有哪些不可替代的功用？

正是这些在AI时代对人类而言更为迫切的需求，为回答为什么更需要阅读这个问题奠定了基础。

“现在的飞机、火车都很方便，我们买好票就可以直接去到一个地方，但这永远也代替不了徒步的感受。”王子涵认为，AI带来的便捷也是如此，如果忽视掉通达目标的过程，人的价值、体验也会变得抽象而不再具体，相比之下，阅读就是观照自己内心的一面镜子，是人与世界沟通的一种方式，“鼓励我们以开放的心态拥抱这个不确定、却又充满无限可能

的世界。”王子涵说。

“阅读天然地提供了一种主动性和内驱力的训练。”池晓举例说，看视频等学习方式也许可以走神，但阅读一旦走神则很快就會受到“惩罚”，必须重新去看，否则很难融入作者的思路里，这对人的主动性要求特别高，“一旦你真正投入到阅读中，很容易进入心流的状态，深度思考的能力也会在这个过程中受到很好的锻炼。”

书架上的每一本书，都是看向世界的一扇窗口，人们通过阅读这扇“窗口”

4 关于阅读，有哪些建议？

关于教师阅读，刘莘做过一个调查，收集了义务教育阶段各学科教师的1万多份样本，问起对阅读的认识，绝大部分的老师都认为阅读十分重要，然而问起老师自己的阅读时，多数老师的阅读量并不大、阅读时间也不长，“一个很高的‘知’和一个很低的‘行’之间，形成了‘知行合一’的反差。”刘莘谈到，这种现象的背后既有客观原因，老师工作繁忙、时间精力有限等，同时也有主观原因。

在当今人工智能蓬勃发展的时代，教育领域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变革。阅读如何为教师发展赋能？有哪些好的阅读建议？3位嘉宾进行了分享。

“我们都知道阅读很重要，知道了就

要努力做一个知行合一的人。”池晓认为，所有促进阅读的努力都可以归结为一件事情：拉近人和书本之间的距离。像利用游戏让学生对阅读产生兴趣一样，教师也可以通过读书会、写评论、积分制竞争等更有趣的活动，提升学生对阅读的兴趣。

“老师除了教书育人的身份以外，首先是一个有着自己审美、爱好和热情的人。”池晓谈到，一个人真正热爱、贴合本性、最能打动人的那一部分，特别值得结合教学目标传递给学生。通过阅读，老师可以聚焦本真、开发自己的绝活，“这不仅能疗愈自己，也可以作为立身之本。”

自那以后，池晓家中就有了很多少年版、微缩版的世界名著，他以一天一本的速度浏览，但此后，阅读又被搁置下来。“中学的时候很浮躁，有很长一段时间不爱阅读。”池晓回忆说，直到大学后半段，他发现游戏、电影等没法完全满足自己的需求，才真正沉下心来回归阅读，小学老师用鼓励埋下的种子开始“发芽生长”。

王子涵家中藏书丰富，受热爱文学和艺术的父亲影响，他从小在浓厚的艺术氛围中长大，但那些书籍对年幼的孩子来讲，太过深奥，“那时候的阅读始终在混沌和懵懂之中”。包括在师范院校读

本科时，他并不清楚自己以后是否要从事教育行业，直到读研究生时，在老师的引导下，他开始大量阅读教育、哲学类的书籍，“那时才像受到一种启示，觉得自己就是要当老师。”这是王子涵爱上阅读的第一个节点。

第二个节点来自教学。当了老师之后，王子涵发现：“给学生上课，光靠教材是不行的。怎么能让自己的课堂更丰盈、更充实？还是需要大量的阅读。”他谈到，每学期末，老师都要给学生列推荐书单，其实书单上的书他并没有完全读懂，但下学期上课时，王子涵就会让学生就书中内容向他提问，反而让他受到很多启发。

及背后不畏艰难的精神。”王子涵说，这样的同理心，是AI无法提供，而阅读能够赋予我们的。

“在历史上很长一段时间，文字的媒介地位无法被替代。”刘莘谈到，在工业时代，阅读就很重要，当时公众接收信息的方式并不多，然而在媒介繁杂的今天，人的注意力很容易被视频等方式吸引，大家被动遭遇信息的机会越来越多，主动建构的机会越来越少，“这直接造成了人的主体性下降得更快，与此同时，我们尤其需要警惕同质化的危险。”

此外，人们使用各类AI软件时，只要输入问题就能直接得到答案，“但容易被忽视的是，通达答案的过程也十分重要。”

王子涵讲述了一段让他印象深刻的阅读体验——读《大唐西域记》时，对一段细致的场景描写，他起先并没有什么特别感觉，但读到注解上写：“玄奘历经艰险后兴奋地观察着佛寺每一个角落的画面跃然纸上。”“我突然之间就和玄奘发生了连接，神交古人的感觉就来了。当从玄奘的视角再去看那一段文字，一切都不一样了，能体会到他当时的心情以

获得不一样的视野，池晓说：“从不同的角度看问题更加能够理解世界的复杂性，这对强化人的同理心十分有帮助。”他认为，读者通过阅读和作者达成沟通，甚至是穿越时空跟远古的智慧对话，这个过程中，阅读对主动性、判断力等方面的提升作用是其他学习方式难以企及的。

“人和世界的遭遇需要媒介，文字是一种媒介，文字背后不同的思想也都是一个个媒介。”刘莘说，人通过阅读与书中的思想碰撞出火花，有困惑、矛盾、冲

突的时候，这些都会投射到人的头脑，促使我们反过来“思考自己的思考”，人在这期间无形之中就获得了成长和发展。

他谈到，文字和视频、游戏等拥有大量可视化的媒介不同，它是绝对开放的，阅读时，读者必须调动大量想象力参与建构书中世界。作为一种建构性的媒介，阅读的重要性是不可替代的，“想象力的建构直接影响着对世界的建构，越是参与世界的建构，人的主体性就越强，反之，一个人的主体性越弱，越容易被信息洪流卷走。”

“《桃花源记》中有一句‘缘溪行，忘路之远近’，而我们许多人已经很久没有过‘忘路之远近’的状态了。”王子涵认为，阅读应该格外关照自己的内心，打造属于每一个人自己的阅读史。

在刘莘看来，阅读要做有思想的减法。“我们不可能穷尽所有的书籍。”他认为，为什么给自己或学生选这本书而不选那一本，老师要思考如何做这个减法，而这也是更加明晰自己内心的过程，是教师主体性的重要体现。

此外，刘莘建议老师们多尝试写作，“读书和写作有着紧密的内在关联，写作并不是要每个人都成为作家，而是以此来建构自己的心智。”

资料图片